

根据四十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

附光盘

天一生水

主演：黄磊 马伊俐
耿乐 范冰冰

编剧 黄磊 韩魏
文学改编 张末 佟加林

 同心出版社

根据四十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

天一生水

编 剧 黄 磊 韩 魏
文学改编 张 末 佟加林

 同心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一生水/黄磊,韩魏编剧;张末,佟加林改编.

北京:同心出版社,2004

ISBN 7-80593-930-6

I. 天… II. ①黄…②韩…③张…④佟…

III. 电视文学剧本-中国-当代 IV. 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9579 号

天一生水

出版发行: 同心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

邮 编: 100734

电 话: (010)84276223 (010)84279112

E - mail: txcszbs@bjd.com.cn

印 刷: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版 次: 2004 年 7 月第 1 版

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印 张: 13 印张

字 数: 324 千字

定 价: 28.00 元

同心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序

2002年的夏天，我在机房作《似水年华》的后期。当时我处于拍完自己第一部戏的兴奋期，于是一边剪片，一边与公司的搭档陶昆海阔天空聊着后面的“宏大计划”，很是兴致勃勃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每天都在提出些自认有趣的故事，有些想法今天也还想做，可是那些题材中并没有《天一生水》。

《天一生水》是我为这部关于“天一阁”的戏起的名字，取自易经，我对易经是一窍不通的。只是“天一阁”是因“天一生水”这四个字而得名，所谓“天一生水，以水趋火”。

“天一阁”是一座藏书楼，怕火，所以它的创建者——明兵部右侍郎范钦为自己的藏书阁起了一个有些令人费解的名字。如果不是写了这部戏，恐怕也不会知道“天一生水”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“天一阁”又究竟意味着什么？今天想来，颇复杂。“天一阁”是一座藏书楼，是至今保护最好的藏书楼之一，是历经四百年风雨沧桑的藏书大阁，是天下读书人心中的朝圣地，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与演变的见证者。可是它对每一个知晓天一阁，了解天一阁，亲临天一阁的人又都有着不同的启发与暗示。

对我而言，一句剧中的台词是最好的表白——“‘天一阁’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不老、不死、不知春夏岁月流转的人”。

那《天一生水》对于我就有着更为深远的含义，这一含义是难言的。《天一生水》已不单纯是一部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，它是我这一段时间的全部生命；是某种程度上对我生命的一种维系；是我生活本质的一次显露；更是我在而立之年采摘的丰硕果实。是《天一生水》使得我坚信了一件事情——艺术作品是有生命力的。我是如此地眷恋、同情、感激着剧中的每一个人物，他们仿佛是我至为亲近的爱人、家人、朋友，我们一起经历着命运带来的快乐与愁苦，平安与动荡，我们越过时间与空间，真实与虚幻，相会在一起，不再分开。

一切都开始于2002年的夏天。非常偶然的因素使得我接手这

个虚幻的题材，我找了些相关资料阅读，又快速地提出了些故事构想，几个年轻的编剧和我一起开始了漫长的剧本工作。那段时日仿佛是一场“马拉松赛跑”，每个人都筋疲力尽。最终是《天一生水》自己去完成了自己，因为它是有生命力的，而且顽强旺盛。现在回想起那段时日，之所以去写了这部戏，又拍了，故事真的是很多。今天也不想细说了，总之是机缘巧合，几番起落，波折，令我深深体会了制作一部大戏的艰难与快乐，还有些许的世态炎凉，人情冷暖。

现在是2004年的春夏，《天一生水》的后期工作也接近尾声。我仍旧在机房剪片，怀着成长的心情又开始了“夜半歌声”的剧本工作，同时写下这段序言，算是一种缅怀和纪念。特别要感谢我的演员们，还有工作人员，是他们的辛苦换来的一切。还有我的合作伙伴王中磊先生、刘信义先生，他们在我最无助的时刻伸出了朋友的手，以及本剧的编剧之一韩魏先生，他支撑了我的信念。“曼孚剧本创作”的几个年轻编剧，他们更巩固了我的信念。最后是我的公司伙伴，陶昆、刘威，他们是幕后的真英雄。这一段颇像获奖感言，有些俗常，但是这是我心里的真话。“心存感激对所有的人”——这也是《天一生水》教给我的。

原本以为“天一阁”是座很大的楼宇，去过之后才知道不过是一座小木楼。为此震惊，如此平凡的建筑却有着不平凡的传奇，这或许是它的魅力所在吧。因为它已不仅仅是一座藏书楼，而是化身成为许许多多的人。再用一次剧中写下的结束语——“谨以此剧献给那些心中怀着执着与爱的人们”。

黄磊

二〇〇四年五月于北京

注：此为黄磊为《天一生水》剧本所写的序。

内 容 提 要

一座楼，可以庇护生灵。

一座藏书楼，可以诗意地栖居。

一座伟大的藏书楼，则具有教堂和医院的双重功能，她提供一个完全自足的精神家园，拯救人类凄惶躁动的灵魂。因此，它常常以天堂的模样出现，并且从不拒绝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。

天一阁，正是这样一个充满神性的所在。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中国第一藏书楼宁波天一阁。时局动荡，范家主人范榛却一直固守着祖宗留下的藏书。叔涵是他收养的孩子，从小记忆力惊人，他喜欢上了父亲老友林正公的女儿林若云，两人相约私奔，却被家人发现，若云跳车身亡，叔涵流落江湖，遇到了与若云长得一样的混血姑娘明妮。当时日军侵占华东，范家长子伯清掌管家业，藏书四散凋零。明妮也因战乱流落欧洲，身陷德军集中营，叔涵千里迢迢赴欧洲找寻，却发现明妮已身患重病……

一座天一阁，牵动了多少人的命运与人生？多少故事，多少爱恨，多少悲欢，都在这里汇聚、凝结。实际上，它记录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、国家巨变时个人命运的曲折坎坷和飞坠浮沉。一座天一阁，映射的正是 20 世纪普通中国人丰满复杂的心路历程……

天一生水！万物终将归于宁静。

主要人物表

- 范叔涵 天一阁主人，范榛之子，与林若云相爱，后遇明妮。
- 林若云 范榛好友之女，与叔涵私奔途中跳车身亡。
- 谢明妮 酷似若云的犹太混血儿，叔涵之妻。
- 林少卿 叔涵少年时的朋友，与日本侵略者为伍，迷途知返。
- 范韵涟 日本人，从小在范家成长，后嫁林少卿。
- 范伯清 范榛之长子，天一阁主人。
- 姜敏怡 黑帮老大之女，伯清之妻。
- 方子文 范家修书先生，与韵涟相爱，未果。



没有书，世界会大乱。

——题记

第一章

1999年的冬天，浙江宁波城仿佛一条上了岸的泥鳅，陷入对雨季的无限追忆。入冬以来，宁波城便没再下过一场雨，整日里不温不火，疲疲塌塌，懒懒洋洋，后来竟渐渐至于萧瑟起来，人们似乎连梦也没得做了。

一大早，87岁的老先生范叔涵眉头紧锁，背手站在天一阁前面的空地上。他看上去像一棵苍老的树。

他最近越来越睡不着。以往每到这个时候，天一阁大抵会迎来数场或大或小的雨。那是怎样的一种风景：风声瑟瑟，烟雨霏微，冷香数朵；而满眼的山川人物，皆属幻景，山川不改，人生已倏忽过了一世！范老先生每每在心底喟叹：“哎呀……以前觉得岁月易过，看来只是工夫未曾积累啊！”

可惜，今年无雨！老人家有些黯然，晨光中重又背起双手，循廊而行，慢悠悠地在一阁里踱步。其间，不时夹杂些“回首茂林修竹，空悼斜阳衰草”的老年情怀。

天空慢慢放亮，叔涵停下脚步，在一片栏杆前靠住，俯槛极目处，依稀有些泱泱，令人神伤。他于是匆匆转身，往楼下走去。

在经过那间古旧窄小的展厅时，他略略有些意外，里面传出



了清朗的女声：

“天一阁，始建于公元 1561 年至 1566 年之间，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，这是中国藏书史上留存最久，保护最好的藏书楼之一。这座藏书楼的创建者是明代的著名藏书家范钦。范钦，字尧卿、又字安卿，号……号……”范叔涵隔着窗棂往里看。

一个女孩子侧脸站在屋子中间，正有板有眼地独自练习讲解。墙上，是一幅幅昏黄的老照片。

“范钦，字尧卿、又字安卿，号东明，所以刚才大家参观过的东明草堂正是用他的号来命名的……大家再看这里。这些都是范家的后人，他们为中国的藏书事业做出过许多的贡献。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个人叫范叔涵，是目前年纪最大的范家传人，他已经……已经……”

女孩子断了词，低头看稿子，一抬头，不经意看了一眼窗外，正好和范老先生的目光对上，她不禁一愣。范老先生和蔼地笑笑，脚步移开。在甬道拐弯处，他遇上了同样早起溜达的图书馆长，两人就着“新开馆”“新修缮”一类话题不急不徐聊了起来，老人一例“好”“都好”地答着。晨光斜斜地照下来，长长地甬道中投下了范老先生略略有些臃肿的身影。两人聊了老半天才分手。

范老先生继续往前走，经过天一池时，他又看了看天，嘴里自言自语起来：“也真是的，宁波，怎么好久好久不下雨了呢？没有了雨，天一池的水都浅下去了。天一阁怎么能没有雨呢？没有雨，就是没有雨”。

老人絮叨着出了天一阁。街上已经热闹起来，他颤巍巍地站在那里，看一个中年男子拎着一兜金黄的橙子从身边经过。忽然恍惚了一下，一束耀目的光在范老先生脸上晃过，他的眼睛眯了起来。“也真是的，天一阁怎么好久就没有下雨了呢？”

他又嘟囔了一句。很奇怪，耳边居然有隐隐的雷声传来。

范老先生又恍惚了一下。一束不知何处来的光在他的脸上再



次晃过，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眯了起来。虚空中，是一片白茫茫、飘渺渺的点；而在这一大片的白茫茫、飘渺渺中，眼前的街景、人群、市声竟如一幕幕陌生而深刻的影像，次第在范老先生晚年的一瞬间展现开来。

那其实已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。

1913年，也是冬天，或者还有一条狭窄的巷弄吧？

范老先生站在现实中的宁波街头，掐了数遍指头，到底是记不大清了。此刻，他的目光像一只疲惫的鸟，艰难地掠过厚厚的云层，正执着地朝着记忆中的故乡飞去……

——那是另一个宁波。急风骤雨的宁波。

一辆马车在雨雾中急驰。仄仄的巷弄里，沉沉马蹄铁叩起了一簇又一簇的水箭，混杂着风声和雨声，情势来得十分地促急，而黑黢黢的车厢里，没有半点声息。

马车在范家门口停下。一个年轻男子下来，他是范家的老三范桓。范桓抬头看了看范家大门，犹疑了一下，然后回头看着马车里。这时，一阵初生婴儿的啼哭声从内宅隐隐传来。范桓一愣，缓缓掀起布帘，重又进了车厢。

车内，二哥范棱背坐着，看不见脸，怀中也抱着个刚生下几日的婴儿。身边是一个五、六岁的小女孩，静静地坐在那里。

范棱把手中的婴儿递给范桓，重重地叹了口气道：“这两个孩子，只有拜托你了。”

“二哥！都到家门口了。”范桓试图劝他。

范棱摆摆手，打断范桓：“尤其是这个女孩——”

话未说完，小女孩乖巧地朝范桓鞠了一躬，嘴里说的竟是日语：“请多关照！”

范桓忙回礼。

范棱嘱咐范桓道：“她的父亲藤泽先生是个好人，为了帮助我



们，被日本军方关了起来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二哥，可是……”范桓想说什么，怀里的婴儿却哭起来，他只得低头去哄。

“走吧！”

范棱坐在车里，一动不动，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两个孩子，示意着范桓，不容他再说什么，扭头吩咐车夫驾车。马车如来时般迅疾地穿行在巷弄里，很快变成了远处的一个小雨点。

此刻，范家大院内，四十出头的范榛正站在天一阁前的走廊里，外面就是天一池。这个养尊处优的中年男子伸手触碰一下雨水，面露着微笑。

一个家人走到范榛身边，停下，看了看天，谦恭道：“恭喜老爷，这是场喜雨啊，把天一池都续满了。”

范榛没有回头，只是笑着：“好啊，下雨好啊，天一生水。”

空地上，激水拍石，泠泠传响。就在范桓一行刚刚抵达时，范夫人素影呼号挣扎着生下了一个男婴。孩子的啼声如传捷报，令等候多时的天一阁主人不禁心花怒放，三步并做两步匆匆进得屋来。

“老爷。”疲惫不堪的素影支撑着要坐起来。

“辛苦你了。”范榛紧走几步，安慰着夫人，让她躺下。

产婆把婴儿递过来。范榛眉开眼笑地接过，来不及细看，一个家人从外面进来禀报：“老爷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范榛头也不抬地问。

“三老爷来了。”家人道。

“哦，知道了。”范榛这时哪里顾得上见人，只顾抱着自己的儿子仔仔细细欣赏，享受做父亲的喜悦。家人再次嗫嚅：“三老爷让我来叫您。”范榛瞪了他一眼。

“可是，三老爷说是急事。”家人吓得有些不敢说话。

范榛心里有些不悦，不想破坏了眼前的气氛，他将婴儿重新



交给产婆，吩咐了几句，极不情愿地随家人来到书房。范桓正忐忑不安地坐在椅子上。“什么事这么着急？”范榛习惯性地拖长了声调，推门进来。他有些吃惊地看见范桓身旁坐着的小女孩趴在椅子的扶手上睡着了，三弟手里还抱着一个婴儿。

“这是？”他问。

小女孩醒来，下地，朝着范榛深深一鞠，嘴里怯生生道：“请多关照！”

范榛听得一愣。范桓忙给大哥解释起来。书房里立刻传出了范榛气急的声调：“岂有此理！简直荒唐！他不是发誓永不回天一阁吗？他一走这么多年，什么时候为范家、为天一阁担过一点责任？还说什么要书归天下，让天下人尽上天一阁。天一阁，谁要想上都可以上，那还叫什么天一阁？这个不守祖训的逆畜！”

“大哥，您消消气，二哥他……”范桓一旁劝解。

“不许叫他二哥！他不是我们范家的人！”范榛愈发愤怒，激动地挥舞着双手在书房里走来走去，嘴里不觉将音调扬高了许多，“我早就把他逐出家门，也已经把他忘了。”

四下一阵静默。谁都不敢再吭声。范家的长子伯清这时远远地跑过来。这个十岁的少年没有听到刚才发生的争吵，径直往书房里冲：“三叔来了。”

伯清冒失冲进书房，见父亲范榛正笔直地矗着，三叔范桓不知所措坐在椅子上，旁边的一个小女孩则惊恐不安地看着两个大人，三叔怀里抱着一个婴儿。见到这副情形，伯清也愣在那里。

范榛怒目回视伯清，威严地呵斥道：“你跑什么跑？爹平时怎么教你的！”

“我……”伯清支吾着，心里有些发毛。

“嗯！”范榛又拖长了声调。

伯清吓得一激灵，赶紧小心翼翼地：“爹的教诲，伯清谨记，天一阁范家后人须讷于言、敏于行、行为有度、举止有方……”



“还有呢？”范榛继续瞪着儿子，口气稍稍缓和下来。

“还有……还有……天一阁范家后人绝不容违背祖训之人、行为佻达之徒。”

“好了，记得就好，我就怕有人不记得了。”说着，范榛用力盯了三弟范桓一眼。范桓尴尬地看着窗外。

窗外的雨依然如注，天一池早已是水波兴澜。

范榛郁闷地重又回到夫人房间，一句话不说。素影躺在床上探询地看着丈夫。范榛没说话，回头看了看站在门口的范桓。

“嫂子。”范桓进来。

“三弟来了。”素影疲惫地笑笑，“二弟呢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”范桓支吾着，说不上话来。

“不是说二妹也生了吗？”素影想起了什么，关切地问道。

“二嫂她难产……去了。”范桓将头埋得更低，声音悲戚。

产后虚弱的素影闻听，浑身一震，悲从中来，泪水禁不住如屋外的雨滴般掉下来：

“二妹，苦命的二妹……她嫁到我们范家的时候，二弟和她，就像一对少年神仙，都怪二弟心野闹到这个程度，做那些危险的事情，连累了二妹一个弱女子。那……二弟和孩子呢。”

范桓怕大嫂伤身，连忙说：“二哥的儿子我抱来了。”

“快抱给我看看呀！”素影悲切地说，一只手伸出被窝，又无力地垂在床沿上。

范桓这时回头看着大哥。素影也看着丈夫。范榛到底经受不住，刚才一直强硬的眼神渐渐变得柔和起来。他没看范桓，轻轻说了声：“留……下吧。”

“那女孩呢？”范桓又问，目光热切。

“都留下。”天一阁主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范桓带来的两个孩子就这样留在了天一阁。



一年后，范家内外张灯结彩，大宴宾客，为去年这日诞生的两个男孩祝周岁。一向清静庄重的天一阁长少咸集，其乐融融。

“好气派！好喜兴！”老朋友宁波天童寺方丈寄禅和尚的笑声老远传来。他身边是一袭神父穿着的洋传教士丁黉良。

主人范榛急忙迎上，先对洋教士躬身：“丁牧师，您来了。”丁牧师欠欠身，笑而不答。范榛又对寄禅施礼：“阿弥陀佛！可把大和尚给盼来了，真是把我急坏了。”

“急什么？时辰到和尚自然到，不早也不晚啊。”寄禅哈哈大笑。

“是、是、是，不早也不晚，可是，我们范家的孩子，不能到了周岁还没有个正名不是？”范榛接过话茬，边往里走边说，“伯清就是你起的名字，现下这两个还得是你给起呀！”

寄禅和尚故作惊讶：“两个？不是三个么？”

“是、是，三个！大和尚神机妙算，法眼无遮。”范榛会心一笑。

“什么法眼？远近乡邻谁都知道，去年今日，天一阁一场喜雨，一天多了三口。也就是你啊，你看看，这办个周岁酒，我们洋和尚、土和尚都来了。”

丁牧师理解地和范榛互视一笑。寄禅和尚显然是个爽朗之人，大家都不顾忌什么，于是说笑着，直往后院去了。

内室里，两个襁褓中的男孩并排躺在床上，正动手动脚。一身中式衣服的小女孩站在边上，和范夫人在一起。寄禅和尚过去，小女孩朝他笑了一下。寄禅也慈祥地看看她，然后把目光移向两个男婴。

看范榛在一旁砚墨，素影铺开了纸张，和尚的脸色凝重起来。范榛和素影既诧异又担心地看着。“你叫什么？”寄禅看看小女孩问。

“韵涟。”女孩脆生生地答。



“嗯，谁起的？”寄禅点点头。

“是小女子胡乱起的。”一旁的范夫人答话。

寄禅走到桌前，提笔写下“韵涟”两字，扭头朝小韵涟看了看。范榛和素影也看了看韵涟。“好名字，是天一阁后人的名字。”半天，寄禅才煞有介事地说道。

“那这两个？”范榛不知和尚为什么不提给两个婴儿起名的事，忍不住问。

寄禅似乎没听见一样，兀自说话：“都到了范家，就是缘分，不管远近亲疏。范施主，你一向为人宽厚……”

“大师点拨的非常有道理，我对这两个孩子一定视如己生。”范榛反应过来，双手合十，“可是……”他又看了看两个男婴。

寄禅顿了顿，在纸上写下“仲淇、叔涵”两个名字。范榛边看边琢磨。寄禅说：“伯仲叔季，天一生水！老大叫伯清，老二就叫仲淇，这老三就叫叔涵吧。都带水，保佑天一阁永远平安！”范榛点头赞许。寄禅又道，“范施主已有长子，叫伯清，这老二呢，就叫仲淇，虽说，论日子这老三还大几天，可他是后进的天一阁，就当弟弟吧，叫叔涵。”

“大和尚法眼，实不相瞒，这老三叔涵，实为我二弟之子，按辈分，也正是对了，只是家门不幸，我那不守祖训的二弟他……”

寄禅打断了范榛的话：“不关上一辈的事，是他们兄弟两个的后世因缘。”

范榛一愣，看着寄禅。寄禅像有天机难言。范榛于是再次施礼：“大和尚有话，不妨直言。”

寄禅说：“佛祖保佑，愿这三个孩子一生平安。”明明还有话要说，他却打住了。

素影想问，被范榛手势止住。门外，一家人禀报：“老爷，林老爷来了。”

范榛皱皱眉说：“知道了，就来。”回头再看寄禅和尚，还兀



自凝重。

“大和尚不妨稍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范榛拉起素影一起退出。临走，素影也招呼上韵涟出来，留下寄禅和两个男婴单独一室。

天一阁的院子里，一个和范榛年龄相仿的中年人正拿一把扫帚清理树叶，看他的着装、气质，哪里像是一个干杂活的，边扫地还边吟着李白的《梁园吟》：

“……人生达命岂暇愁，且饮美酒登高楼。平头奴子摇大扇，五月不热疑清秋。玉盘杨梅为君设，吴盐如花皎白雪……”

他分明正是风流洒脱的林正公。

“持盐把酒但饮之，莫学夷齐事高洁。昔人豪贵信陵君，今人耕种信陵坟”。

范榛自然接过来吟诵，站到林正公面前，含笑抱拳：“正公兄，好雅兴！”林正公放下扫帚，一揖：“范兄，我来晚了。”

“正公兄公务繁忙还大驾光临，我这面子也算是给足了。”范榛微笑道。

林正公道：“范兄哪里话，范兄一下就得了两个儿子，天大的事情我也得来看看呀。”

“对了，正公兄的小少爷呢？”范榛问。

林正公一摆手，笑道：“刚进门就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我这个儿子也和我一样，到了天一阁就忍不住想到处看看。”

“正公兄，你又来了。”范榛岔开话题，邀请林正公，“走，书房坐。”

林正公看看高处的天一阁，正是天光一色，肃穆清雅，不禁赞出声来：“这儿好，这儿好！我啊，是恨不得做范兄府上一书仆，就守着这天一阁，扫扫地，理理书，看这天一池水春去秋来，草长莺飞。说老实话，我还真是怀念当年在范家读书扫地的那三年。那时候，和范兄谈天说地，品茶论英雄，神仙似的，哪像现在误入官场，整天身陷俗务，一身浊气。”



范榛朗声大笑：“正公兄说笑了，我这也就是一楼旧书，哪来什么春光秋色。当今世界，是正公兄这样的治世能人的世界，范某虽一介书生，却也是知道的。再说了，要是林兄当年要真是就此留在天一阁，这江南的文化界可就少了一个识学问、通经略的栋梁之材了。”

林正公一撇嘴，不以为然：“什么治世能人、栋梁之材？都说乱世造英雄，可是，英雄没见一个，偷儿屑小却都冒出来了。”看了看左右，他又低声说，“范兄也许还不知道，我们宁波，可出大事了！”

“哦？”范榛停步，望着林正公。

林正公低声道：“‘百宋楼’、‘十万卷楼’和‘守先阁’的藏书，尽数被日本岩崎氏静嘉言堂购走，已经上了船。”

范榛大惊，脸色为之一变：“此事当真？有多少？”

“大约有十五万卷！”

“败类，败类！真没想到，宁波出了这种败类。”范榛愣在那里，忍不住痛心疾首。

林正公说道：“我今天过来，就是想顺便提醒你一声，多加提防小心，现下时事正乱，偷书窃书者甚为猖獗。”

范榛忿然道：“这帮倭贼竟然这样无耻，公然来窃取我们祖辈留下的宝物。对了，你刚才说，那个日本人叫什么岩崎？”

“正是那个岩崎。”林正公说。

“又是这个岩崎，那年他贸然登门，不知天高地厚要登我天一阁，被我轰走，现在又……亏他在日本还是一个懂书的大儒，怎么到了我们这儿，就成了窃书的强盗？看来，这时局真是越来越不堪了。”范榛朝林正公作了一揖，感慨说，“多谢正公兄提醒。这天一阁也是历经风雨，范家几代守下来，到了我这儿，也多少有点独木难支。”

林正公话题一转：“对了，范兄，我这次来，还有一事相求。”